

○ 郑孝时 著

1930年初春，阴云低垂、
寒风料峭，北方的冬雪还没有
溶化。山西军阀阎锡山，伙同
西北军首领冯玉祥，同
蒋介石在河南、山东展开一场大战。

中原逐鹿

蒋冯阎

Yizhen Huangliang



中原逐鹿记

JIANG FENG YAN
ZHONGYUAN ZHULUJ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 郑孝时 著

中原逐鹿记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1996.11

蒋冯阎

中原逐鹿记

上海人民出版社

(沪)新登字101号

责任编辑 顾兆敏
封面装帧 王晓阳

一枕黄粱

——蒋冯阎中原逐鹿记

郑孝时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邮政编码200020)

红专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曙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6.5 插页 2 字数 406,000

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208—02249—6/K·579

定价 20.40元

风云突变，
军阀重开战。
洒向人间都是怨，
一枕黄粱再现。

——毛泽东《清平乐》

1930年，在中原发生了一场规模巨大、伤亡惨重的新军阀大战，双方投入兵力一百余万，阵亡三十万余人，尸骨山积，血流成河。历史上称为中原大战。

在这部长篇历史纪实作品里，作者用酣畅的笔触，对发动那场大战的蒋介石、冯玉祥和阎锡山时而联合、时而斗争的历史场景进行了逼真的描写，尤其对他们在大战前后错综复杂的活动和性格作了生动的刻画。

书中展示了大战的始末。蒋介石金陵点兵，运筹帷幄，狡滑奸诈，纵横捭阖，一扫中原，终于打败了包括冯、阎在内的大小军阀，从此揭开了统治中国的大幕，此后续演达二十年之久。全书情节曲折，故事真实，笔触传神，纵横交错，既有战地风云，又有幕后策动，融知识性、艺术性和趣味性于一体，既不失雅，又不落俗，读之有声有色，是一部不可多得的长篇历史纪实力作。

序言

1927年残冬微寒、初春乍暖的时候，国共分裂，各奔东西。国民党各派系权势熏心，都想称王称霸，一手遮天。为了争夺中央领导权，霎时间军阀派系四分五裂，八方割据。于是，大江南北，风云骤变，炮火连天，硝烟弥漫，新军阀接连混战达四年之久，杀得血肉横飞，尸骨遍野，生灵涂炭。在这片灾难深重的中原大地上，到处都能看到背乡离井的饥民、遗弃在路边的婴孩、无人掩埋的饿殍……

1930年初春，阴云低垂，寒风料峭，北方的冬雪还没有溶化。山西军阀阎锡山，伙同西北军首领冯玉祥，联合国民党内部一些地方势力，剑拔弩张，四面出击，同蒋介石在河南、山东展开一场大战。蒋介石不甘示弱，全力反扑，赤膊上阵，调兵遣将，拚死厮杀。双方投入兵员达一百余万人，格斗约半年之久，仅阵亡者就达三十万人之多，伤残者不计其数，是国民党统治中国期间一次规模最大、死亡最多的新军阀大混战。双方杀得尸骨山积，血流成河，令人触目惊心，惨不忍睹。两千八百里中原山川，几乎没有一寸净土。到头来，大战以冯、阎惨败，蒋介石险胜而收场。

一个是狡诈成性、挥金如土、出身于上海十里洋场的财阀买办；一个是划地为疆的豪强恶霸土皇帝；再一个は雄据一方的西北大军阀。经过一场角逐恶斗，土包子、地头蛇被洋买办打得全线溃退，兵败中原。混战收场后，蒋介石人逢喜事精神爽，对南京的军政要员们眉开眼笑地大发议论：“哈哈，我中正深信不疑，经过此次讨

逆战争之后，本党统一中国的大局，已经很快地形成了。所以，我想嘛，叛党乱国之徒，今后决不会再有的喽！……”

对这场凶打恶斗，历史上习惯称作“蒋冯阎大战”，因为战争发生在中原，所以也叫“中原大战”。

在这部历史写实作品里，作者试图融历史性和艺术性于一体，勾画出这次国民党新军阀三巨头大混战的因果始末。需要说明的是，这次混战仅仅是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一个重要片断，所以作者不可能对其中的重要人物作出全面的历史评价。作者只能根据这次大战前后的史实，进行必要的和符合情理的艺术加工，以文学形式再现当年参与这次大战的各种人物和各种事件……

其中有的人，虽然积极发动和参与了这次不义之战，甚至是主要的祸首，但是后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他们从这一污秽的历史漩涡中分化出来，清醒地总结了沉痛的历史教训，以至后来成为有广泛影响的爱国将领和民主人士，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诸如当时处心积虑策划和参与这次大战的冯玉祥将军，和后来有所觉醒的唐生智先生和鹿钟麟先生。关于这一层，由于本书的形式和内容所限，作者不可能对后来发生的事情再作评价。相信聪明的读者对此会宽容的。

目 录

第一章	汪精卫摇唇鼓舌诽谤他人	
	蒋介石挥刀舞枪害了自己	1
第二章	猛虎隐归溪口左右南京	
	群狼上下串联奔走宁沪	14
第三章	巧恋宋美龄当了乘龙快婿	
	苦战直隶省反成落马英雄	34
第四章	碧云寺分赃赏罚不明	
	开封城私访吉凶未卜	56
第五章	泰山将军走马上任金陵府	
	蒋氏夫妇差点上了望乡台	78
第六章	烟花美女巧弄玉貌笑开颜	
	尊贵夫人飞撒胭脂泪满腮	99
第七章	春花秋月还了相思债	
	地老天荒空为裁军忙	119
第八章	有钱能使冤家变盟友	
	负义管叫亲朋结冤仇	143
第九章	水到穷时潮头无处觅	
	路逢尽处故人不相识	169
第十章	宋哲元首开一炮兵败中原	
	冯老总历尽千辛南下潼关	195

第十一章	冯玉祥笑迎功臣吉鸿昌 蒋介石暗算降将韩复榘	227
第十二章	几声大锣响众军阀麇集太原 一捶更鼓鸣阎老西夜逃中州	255
第十三章	韩复榘鬼迷心窍投奔中央 蒋介石掣调三军鏖战陇海	284
第十四章	蒋公神差鬼使捡了一条命 冯阎无独有偶丢了两个师	303
第十五章	潼关城里冯总巧谋计策 徐州城外蒋公横遭空袭	330
第十六章	大刀队挥刀跃马骋沙场 蒋家军弃盔丢甲败中原	354
第十七章	陈诚春风得意寻到知音者 刘峙一脸哭相拜见总司令	379
第十八章	冯玉祥口袋战术大打出手 蒋介石锥形攻势叫苦连天	402
第十九章	冯玉祥星夜欢宴众将 蒋介石夕晚败走柳河	425
第二十章	阎老西空做一场黄粱梦 汪阔少辗转难逃美人关	448
第二十一章	满眼蒋家族旗衬夕照 飘零冯阎败兵落黄河	472
第二十二章	阎老西乔装败走大连 冯总帅一气隐居泰山	500

第一章 汪精卫摇唇鼓舌诽谤他人 蒋介石挥刀舞枪害了自己

1927年秋，蝉鸣黄叶，北雁南飞。

往日繁荣热闹、人烟稠密的武汉市，忽然变了天日，整个城市笼罩在一片混乱、恐怖的气氛之中。连日来，唐生智的大兵砸烂了戏园子不算，还蛮不讲理地破口大骂：“屌，老子北伐回师，劳苦功高……砸你这个小戏园子，是老子讲面子了。要不，就一把火烧了你们这帮狗养的！”

打了盆儿震了碗儿。商号买卖家一看不好，天没黑就关门落板儿了。那些本小利薄、惨淡经营的茶馆，从早到晚，门面紧闭，茶幌不挂了，茶也不烧了。茶亭贴出“歇业”的条子。

街头过往的行人，三个一群，两个一伙，惊慌失色，交头接耳地悄声议论：

“老兄，国民党五鬼分尸，四分五裂啦！”

“唔，此话怎讲？”

“嗨，你没看昨天的晚报吗？蒋介石拉帮结伙，在南京另起炉灶啦。听说他要跟武汉的汪字号国民政府对着干，也要一统天下……”

“那汪精卫和唐生智能答应吗？”

“不答应又怎么样？人家姓蒋的背后有黄毛蓝眼睛的洋鬼子撑腰。什么青红帮，AB团，还有上海的包打听，都跑到南京捧场去了，异口同声地说姓蒋的是弱国中的强人，天生的大总统，跟当年的袁世凯不相上下。”

夜，武汉这座孤城被一片黑幕遮盖住了。城里早已经宵禁，只有码头上停渡的小火轮，不时传来几声汽笛的鸣叫。江水在呜咽，悲怆凄凉……城里一些重要的街口，都站着唐生智部荷枪实弹的大兵，在微弱的灯光下，盘查着偶尔不顾宵禁出来活动的行人，不时地咔咔拉着枪栓，大声喝斥，令人毛骨悚然。

这时，只有闹市里的黄鹤酒家，楼上楼下，灯火通明，人影幢幢。武汉国民政府的头面人物汪精卫，正在酒楼上举行政府开张以来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云集在这里的，不仅有一批中外报馆的新闻记者，还有武汉的名媛士绅、富豪大亨、社会名流……

与会者酒还没喝，一个个就在竖耳聆听汪精卫的开场白：

“诸位先生女士们，今天兆铭正式宣布，”汪精卫操着浓重的广东口音，“我们武汉国民党中央已经发布命令，蒋介石叛变革命，背离党国，永远开除他的党籍、军籍，免去他党内外一切职务！”

在座的人们一听，无不面面相觑，喳喳耳语……

汪精卫这个人，风度翩翩，仪表堂堂，书生气质，不仅一向自诩遍阅诸子百家，满腹经纶，而且号称当时中国三大美男子之一。每当他主持会议更是不停地扭动身体，挥舞两手，摇唇鼓舌，哗众取宠。

“请问汪主席，”终于有一个鼻梁上架着金丝眼镜、满头羊毛鬈发的外国女记者发问了，“要什么样的人物，才能胜任贵党的领袖呢？”

“好吧，我现在回答这位外国女士提出的问题。”汪精卫挥舞着手臂，声色俱厉地大声呼喊，“诸位，当今世界的潮流，浩浩荡荡，滚滚向前。我们东方文明古国，中华民国岂能落后于世界之潮流？孙中山先生生前谆谆教诲我们说‘天下为公’。可见，党不是一家的私产，国不是一姓之私物。现在竟有人置中山先生的教诲于不顾，专断独裁，结党营私，以权谋位。请问诸位，一个上海交易所里的投机商，一个花天酒地的流氓瘪三，怎么能胜任我党神圣领袖的天职

呢？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三民主义的叛徒，怎么能把中国引向最光明、引向最幸福的地方呢？……中国古代大学问家墨子说过：‘昔齐桓公，高冠博带，以治其国。’这还不明白吗？问题一清二楚喽！……”

汪精卫本名汪兆铭，祖籍浙江绍兴，生于广东番禺，少年时立志功名，曾以一身才华得县试第三名，府试第一名。不久，东渡扶桑。1905年8月，在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上，被推选为评议部部长。激扬之下，他声明以精卫为号，以精卫填海之精神，革命到底。

此人不仅文才纵横，而且口若悬河，曾以“汪精卫的嘴，胡汉民的笔，张继的腿”扬名国民党内。此刻，汪常动用如簧之舌，不仅咒骂蒋介石，还出口把他自己比作齐桓公，使听者任其擒纵。他所说的那个最英明、最果断的“高冠博带，以治其国”的领袖，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正如当时有人为此改了南宋时代林升的诗句，道的是：“山外青山楼外楼，江边歌舞几时休。秋风熏得政客醉，还把武汉当汴州！”

翌日清晨，天色刚亮，汪精卫就到司令部里把唐生智叫醒。

“喂，孟潇^①，快起来，快起来！”汪精卫推推唐的肩膀，急躁地小声说。

“唔，什么事？……”唐生智翻了个身，睡眼朦胧。

“今天十点钟以前，你必须草拟一份急电，给广州李济深发出去！”

当时，国民党是无人驾驶的三套马车，除了武汉和南京而外，李济深还在广州另启门户。汪精卫觉得仅仅武汉一家势孤力薄，在这衰世乱政、分崩离析的时刻，要拿出吃奶的劲把广州的李济深拉过来，才能争取“二比一”的胜局，以优势于蒋介石。

“给李济深拍什么电报？”唐生智似醒非醒地眨着醉眼。

① 唐生智字孟潇。

“嗨，看你喝多了！”汪精卫咧嘴摇头，指手划脚地说，“要向广州当局明确地表示我们武汉政府对那个亡命无赖之徒的态度。电报的措词嘛，要着笔不同，措词锋利。快快，赶快起来！”

汪精卫心里清楚，李济深原系北京陆军大学毕业，北伐前，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北伐战争时期，他虽然任过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黄埔军校副校长，可是在留守广州之前，就已经跟蒋介石貌合神离，分道扬镳了。唐生智原系保定军校毕业，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尽管北伐时期出任过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可是跟姓蒋的一直弹不到一根弦上。这次由他代表武汉政府发电，一马当先，打起反蒋大旗，有影响，有号召力，可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

唐生智酒劲息去，头脑清醒，提笔拟好了一份措词激烈的电稿，即刻递给汪精卫过目。汪精卫捧在手里一看，只见那电文是：“……蒋之罪大恶极，罄竹难书。蒋一日存在，即一日无国民党，一日无三民主义。本党与蒋势不两立。如欲整肃国政党纪，非除蒋倒蒋不可，别无他策……”

“好好好，击中要害，击中要害！”汪精卫看罢电文，喜形于色，赞口不绝。

新闻记者们耳闻六路，眼观八方。不到三天的时光，这份抨击蒋介石的电报，就成为广州、上海报纸的头版头条消息了。没过几天，汪精卫又登出了《武汉国民政府宣言》的全文。一日之内，报纸被抢购一空。晚上，又出了《号外》。内中说蒋介石由挟持党军，遂而挟持党权，野心膨胀，独裁成性，使国人只知有蒋，不知有党。不除蒋不足以肃党纪，不除蒋不足以正国法……

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见武汉的政治攻势如此凌厉，连珠炮似地打来，一时间慌了手脚：“娘希匹，啧，汪精卫那小子要翻天了！岂有此理，要打倒我？”

在蒋介石坎坷的政治生涯中，经历过多少次生杀予夺，千难万劫。可唯独这一次，他觉得不比寻常。事实上，汪精卫虽然是个政

客，虽然没有震慑三军的威力，但是这一招儿，比置蒋介石于枪林弹雨之中还厉害得多。弄得不好，汪精卫会搞得他身败名裂……第二天，蒋介石只好把两朝元老吴稚晖请来。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吴老，武汉和广州要串通一气，在我背后使刀子，下毒手。汪精卫出言不逊，竟骂人。他要造我的反，你看这可怎么办？”

“嗨，那怕什么？”吴稚晖冷笑一声，“叫他骂吧。再骂上三年，你蒋公身上也掉不了一块肉！”

“唉，他骂得难听极了！”

“他骂什么？”

“别提了，还不是我当年在上海那些乱事情……”蒋介石气得咬牙切齿，“这还不算，他把我的党籍也一笔勾销了。吴老，你说这像话吗？”

“那怕什么，来而不往非礼也。你也可以发号施令，开除他汪精卫的党籍嘛！党权还不知道在谁的手里呢？”

怪不得有人说吴稚晖是白了尾巴尖儿的老狐狸。蒋介石一听，恍然大悟。要说党权，眼下一大半还在姓蒋的手里。以权谋私，以权报怨，他向来是高人一筹。吴稚晖真不愧是蒋介石的心腹智囊。此人虽已老朽，但是外表须发整齐，彬彬有礼，道貌岸然，表现出一副经历过辛亥革命、德高望重的遗老气势。而他的心地言行，竟是那样凶恶狡诈，阴险毒辣。正因为这一手，他被蒋介石视为“掌上奇葩”。其实，在他混进同盟会，主办《新世纪报》的前后，孙中山早把他看透了。国父对此人的评语是：“正道不足，邪欲有余。”可那是老黄历，现在看不得了。孙中山先生过世以后，他寸步不离，紧跟蒋介石屁股后头，喜蒋介石之所喜，恨蒋介石之所恨，心曲相通，五腑相照，出谋划策，出力不小……

那个独树一帜的汪精卫，像一条凶猛的豺狼，上窜下跳，动用他那三寸不烂之舌，把蒋介石骂得狗血喷头。开口“国之罪人”，闭口“党之公敌”……想到这些，蒋介石禁不住感到千针刺腹，万箭穿

心，气得额头上胀着青筋：“吴老，你听说了吧，汪精卫嘴太损了，竟在各种会议上出口伤人，揭我的老底。我跟他势不两立。有我没他，有他就没有我！”

吴稚晖却无动于衷，站起身来，在室内迈着八字步，摇头摆脑地说：“你蒋公是中国的强人主帅，而汪精卫是懦夫弱者，不可跟他一般见识。再说，一时的成败岂能论英雄？我们一向是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怀抱经世之学，自有定国平天下之策。要论起目前的局势嘛，应该审时度势，方能长治久安……”

“长治久安？……吴老，你怎么大白天说梦话呢？照他们这样南北夹击我，用不了半年，什么也保不住了！他们要是再放肆，我绝不客气，立即采取果断对策！”

“什么果断对策？”

“请外国朋友派飞机来，把武汉炸平了。一个钟头内，叫汪精卫和唐生智那帮乱臣贼子，死无葬身之地！”

“我的总司令，这怎么行？这……这乃是劳师无功，不义之举！……”

“怎么是劳师无功，不义之举？把汪精卫和唐生智从地球上除掉，不就完了吗？”

“总司令，你只想到其一，没想到其二。弄得不好，炸不死汪精卫、唐生智，岂不叫武汉的老百姓当了冤屈鬼？后果不堪设想！”

“那你说怎么办？吴老，我就等着叫他们骂，等着挨刀子？娘希匹，老百姓哪有一个好东西？汪精卫在武汉召开群众大会，给他捧场的不都是那些混蛋百姓？都统统炸死，一个也不留才好哩！”

“使不得，使不得，千万使不得！”

吴稚晖说着，眉头一皱，嘴角掠过一丝狡黠的冷笑，匆匆走到蒋介石跟前，正色说：“当年少正卯徒以心逆而险，行僻而坚得名，到头来也难免于孔丘之诛。而今何尝没有少正卯那样的人物……”

“吴老，这话怎么讲？”

“我说的少正卯，正是汪精卫！……”

“那孔老夫子呢？”

“哈哈，当然是总司令你喽！”

“这……”蒋介石哑然失笑，不知所以。

两朝元老吴稚晖不拘礼节，摆摆手，叫蒋介石附耳过来，一字一板，悄声细语地向他面授机宜。蒋介石越听越有精神，激动得颤着眉尖儿，紧握着拳头，迭声点头赞叹：“好好，好极了，妙极了！……对！就这么办！……”

“目前中国大局糜烂，其症结在于正气不伸，互相倾轧，已成世风……”悄声耳语之后，吴稚晖摇头晃脑、抑扬顿挫地喃喃独白，“看来，以尧舜之心，行尧舜之德，执尧舜之政，那是行不通了。所以嘛，只能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不知君意如何？……”

“啧，吴老深谋远虑，大智大勇，高见，高见！……”

直到这时候，蒋介石才获得解脱，高兴得眉飞色舞，两个小眼珠迸出与汪精卫抗衡的火花，好像起死回生了。

主意拿定，第二天蒋介石就亲自出马，连日奔走于南京、上海之间，召集群众大会，发表公开演讲。岂不知，听讲的人不喜欢他那前言不搭后语的奉化腔儿，到会的人总是寥寥无几。这可如何是好？于是，蒋介石的随从们想出一个好办法：凡是到场听总司令讲演的，每人奉送洋货一份：两条外国毛巾，一双洋袜子。

“啧，众所周知，我蒋中正是孙中山先生的当然继承人！……在现时的中国，无论长城内外，无论大江南北，只有我蒋中正是最坚决、最彻底的革命者！这……这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嘛！……哼，哪个人反对我，他就是反对革命，就是……就是反对党国。这是全国四万万同胞所不能允许，所不能容忍的！……对这种人，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蒋介石真是孙悟空关进了老君炉，三魂冒火，七窍冒烟，拍得

桌子啪啪响。每讲到他认为精彩处，常常戛然而止，巴不得听到一阵雷鸣的掌声。可是听众们似乎反应迟钝，无动于衷。还有的人急得直跺脚，想赶快把那两条毛巾和一双洋袜子领到手里……

还没说完，蒋介石就成了咧嘴的包子，露馅了：“……至于外国人嘛，不管是美利坚合众国，还是东洋大日本帝国，只要是支持我们南京中央，就是支持革命，就是……就是以平等待我之民族！”

一语道破，姓蒋的赤裸裸地背叛了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的革命政策，给帝国主义暗送秋波。当初，吴稚晖给他出主意，是叫他以毒攻毒，仿效汪精卫，动用三寸不烂之舌，到处讲演，以孙中山先生继承人的身份抛头露面……不料，蒋介石心血来潮，一时冲动，说着说着就走板儿了。

吴稚晖听说蒋介石在光天化日之下，毫不掩饰地摊了底牌，心中好不黯然神伤。可蒋介石却不以为然，长期的混世经验告诉他，管他东洋西洋，收罗的人马越多越好，这是决定成败的重要因素。在中国要干一番事业，没有洋人支持怎么能行？

于是，一群群帝国主义分子，反革命败类，清末的遗老遗少，地主豪绅，商贾买办，军阀恶霸，外国冒险家……像三伏天的蚊蝇似的，同声相应，纷纷投奔到蒋介石门下。

蒋介石骂是骂了，但是要说嘴巴上的功夫，汪精卫当然遥遥领先。在这方面，当时南京和武汉的人士好有一比，说汪精卫“口能生花”，而蒋介石只会“泼妇骂街”。

回到南京官邸，蒋介石一进门，就听到侍卫长的紧急禀告：“报告总司令，汪精卫已经调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到达九江，正在待命，随时准备东进。”

“哈哈……”蒋介石一听，龇牙笑了，不屑一顾地说：“看来，那姓汪的暴发户要打仗啦。好好好，娘希匹，我蒋某就不怕打仗，我奉陪到底！”

蒋介石听到这紧急军情，非但没有惊慌失色，反而镇静异常。